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唐 語 林

(中)

王 謙 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唐 語 林
附 校 勘 記
(中)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唐語林卷四

豪爽

元宗爲潞州別駕。入覲京師。尤自卑損。暮春。豪家子數輩。遊昆明池。方飲次。上戎服臂鷹。疾驅至前。諸人不悅。忽一少年持酒船唱曰。今日宜以門族官品自言。酒至上。大聲曰。曾祖天子。祖天子。父相王。臨淄王。李某。諸少年驚走。不敢復視。上乃連飲三銀船。盡一巨餽。乘馬而去。

元宗幸太山。回車次上黨。路逢父老。負擔壺漿。遠迎。上親加存問。受其所獻。賜賚有差。父老舊識者。上悉賜酒。與之話舊。所過村鄉。必令詢問。或有喪疾。俱令弔卹。百姓欣然。乞願駐蹕。及車駕過金橋。(原註)橋在潞州。御路縈轉。上見數十里。旌旗嚴潔。羽衛整肅。謂左右曰。張說言我勒兵三十萬。旌旗千里。挾案此。下原闕一字。上黨止于太原。真才子也。左右皆稱萬歲。遂詔吳道元。韋無忝。陳閔等。令寫金橋圖。其聖容及上所乘馬。照夜白。陳閔主之。橋梁山水車輿人物草樹鷹鳥器仗幃幕。吳道元主之。犬馬驢騾牛羊駱駝熊猿豬雞之類。韋無忝主之。其圖謂之三絕。

上爲皇孫時。風神秀異。英姿雋邁。于朝堂叱武攸暨曰。我國家朝堂。汝安得恣蜂蠆而狼顧耶。則天聞之。曰。此兒氣概。終當是吾家太平天子。

元宗在藩邸時。每歲畋于城南韋杜之間。嘗因逐兔。意樂忘反。與其徒十餘人。饑倦休息于大樹下。忽有一書生。殺驢拔蒜。爲具甚備。上顧而奇之。及與語。磊落不凡。問姓名。王琚也。自此每遊必過其舍。或語多

合上意。乃益親之。及韋氏專制。上憂甚。密言之。琚曰。亂則殺之。又何慮焉。上遂納其謀。平國內難。累拜琚爲中書侍郎。預配享。

元宗洞曉音律。絲管皆造其妙。制作諸曲。隨意卽成。如不加意。尤愛羯鼓橫笛。云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爲比。嘗遇二月初。詰旦。巾櫛方畢。時宿雨始晴。景氣明麗。殿庭柳杏將拆。上曰。對此景物。豈得不爲他判。斷乎。左右相目。將令備酒。獨高力士遣取羯鼓。上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原註〕上自製也。神氣自得。及顧柳杏。皆已發拆。指而笑曰。不喚我作天公可乎。嬪嬙侍臣。皆稱萬歲。又嘗製秋風高。每至秋空迴徹。纖埃不起。卽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墜下。其神妙如此。

元宗起涼殿。拾遺陳知節。上疏極諫。上令力士召對。時暑毒方甚。上在涼殿坐後。水激扇車。風獵衣襟。知節至。賜坐石榻。陰雷沈吟。仰不見日。四隅積水。成簾。飛灑座內。含凍復賜冰屑。麻節飲陳。體生寒慄。腹中雷鳴。再三請起。方許。上猶拭汗不已。陳纔及門。遣洩狼籍。逾日復故。謂曰。卿論事宜。審勿以已。方萬乘也。元宗性俊邁。不好琴。會聽琴。正弄未畢。叱琴者曰。待詔出。謂內官曰。速令花奴將羯鼓來。爲我解穢。

元宗封太山。進次滎陽。旃然河見巨黑龍。命弧矢而親射之。矢發龍滅。自是旃然伏流。于今百餘年矣。按旃然卽濟水。溢而爲滎。遂名旃然。左傳。楚涉潁。次于旃然。卽其地。

武后朝。嚴安之。挺之昆弟也。安之爲長安兵曹。權過京兆。至今爲寮者。賴安之之術焉。挺之則登歷臺省。亦有時名。挺之薄妻而愛其子。嚴武年八歲。詢其母曰。大人常厚元英。〔原註〕妾也。未嘗慰省我母。何至于斯。母曰。吾與汝子母也。以汝尙幼。未知之也。汝父薄行。嫌吾寢陋。枕席數宵。遂卽懷汝。自後相棄。爲汝

父雖婦焉。其母悽咽。武亦憤惋。候父出。元英方睡。武持小鐵鎚。擊碎其首。及挺之歸。驚愕。視之已斃矣。左右曰。小郎君戲運鎚而致之。挺之呼武曰。汝何戲之甚。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非戲也。父曰。真嚴挺之子。武年二十三。爲給事黃門。明年擁旄西蜀。累于飲筵。對客。騁其筆札。杜甫拾遺乘醉而言曰。不謂嚴挺之。乃有此兒也。武恚目久之。曰。杜審言孫子。擬捋虎鬚。耶。合坐皆笑。以彌縫之。武曰。與公等飲饌。所以謀歡。何至于祖考耶。房太尉瑄微亦有所忤。憂怖成疾。武母恐害損賢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峽。母則可謂賢也。然二公幾不免于虎口矣。李太白作蜀道難。乃爲房杜危之也。其略曰。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非人。化爲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杜初自作閬中行。豺狼當路無地遊從。或謂章仇大夫兼瓊爲陳子昂拾遺雪獄。高侍御適與王江寧昌齡申冤。當時同爲義士也。李翰林作此歌。朝右聞之。皆疑嚴武有劉焉之志。其屬刺史章彝。因小瑕。武怒。遽命杖殺之。後爲彝之外家報怨。嚴氏之後遂微焉。

鄭太穆郎中爲金州刺史。一日忽致書于襄陽于司空頎。其言懇切。而傲睨自若。似無郡僚之禮。書曰。閣下爲南溟之大鵬。作中天之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嶽頽。真天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鑿也。太穆幼孤。二百餘口。飢凍兩京。小郡俸薄。尙爲衣食之憂。溝壑之期。斯須至矣。伏惟賢公息雷霆之威。垂特達之節。賜錢一千貫。絹一千匹。器物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卽是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爲膏澤。于公覽書。亦不嗟訝。曰。鄭君所須。各依來數一半。以戎旅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又

有匡廬符山人遣童子賚書乞買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又有崔郊秀才者寓居于漢上蘊有文藝而家貧與姑婢通其婢端麗解音律漢南之最也姑貧鬻婢于連帥愛之以類無雙〔原註〕無雙卽薛太保愛妾至今圖畫觀之給錢四十萬郊思之不已卽強就府署願一見焉其婢因寒食節來從事家還值郊立于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之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寫郊詩于公座公觀詩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測及見郊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君製也四百千小哉何惜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婢同歸至于幃幌奩匣悉爲贈飾之物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公遽命召焉戎不敢違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乃戎使君送妓之詩其辭曰寶鈿青蛾翡翠裙妝成掩泣欲行雲慙慙好取襄王夢莫向陽臺夢使君公曰丈夫不能立功業爲異代之所稱豈可奪人愛姬爲己之嬉娛以此觀之誠可竄身于無人之地遂以繪帛贖行爲書謝零陵守

李尙書翱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顏色憂悴殷堯藩侍御當筵而贈詩曰故蘇太守青蛾女流落長沙舞柘枝滿坐繡衣皆不識可憐粉臉淚雙垂李公詰其事乃故姑蘇臺韋中丞愛姬之女也李公曰吾與韋族其姻舊矣速命更舞衣卽延入與韓夫人〔原註〕吏部之姪相見顧其言語清楚宛有冠蓋風儀遂于賓榻中選士嫁之舒元與侍郎聞之贈李公詩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帷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李尙書初守廬江有重繫者當大辟引慮之時啓曰昔于羣小專習一藝願于貴人之前試之乃曰長嘯也公命緩繫而聽之曰不謂蘇門之風出于赭衣之下遂蠲其罪後鎮山南夜聞長笛

之音而瀏亮不絕。問是何人吹也。具云府獄重囚。令明日引來。官吏遞相尤怨。夜使囚徒爲樂。罪累必深。及至公曰。汝之吹竹。已得其能。少不事農桑。可爲伶人耳。卒歲而憐愍之。便令奔去。

李相紳督大梁日。聞鎮海軍進健卒四人。一曰富倉龍。二曰沈萬石。三曰馮五千。四曰鑊子濤。悉能拔櫪角觚之戲。翌日于毬場內犒勞。以老牛筋皮爲炙狀。瘤魁之鬪。(原註)魁酒鐘也。盛一斗二升。多以櫪槐瘤爲之。或銅鑄也。坐于地茵。大拌令食之。萬石等三人視炙。堅麤莫敢就食。獨五千瞑目張口。兩手捧炙。如虎啖肉。丞相曰。真壯士也。可以撲殺西胡醜夷。又令試觚戲。倉龍等亦不利。獨五千勝之。十萬之衆。爲之披靡。于是獨留五千。倉龍等退還本道。語曰。壯兒過大梁。如上龍門也。城北門常扃鑰不開。開必有事。公命開之。騾子營騷動軍府。乃悉誅之。自此遂安也。李公旣治淮南。決吳湘之獄。而持法清峻。犯之者無宥。有嚴張之風也。狡吏奸豪。潛形匿迹。然出于獨見。寮佐莫敢諫之。李元將評事及弟仲將。嘗僑寓江都。李公羈旅之年。每止于元將之館。而叔呼之。榮達之後。元將稱弟稱姪。皆不悅也。及爲孫子。方似相容。又有崔巡官者。居鄭圃。與丞相同年之舊。特遠來謁。纔到客舍。不意家僕與市人有競。詰其所以。僕曰。宣州館驛。崔巡官下其僕。與市人皆抵極法。令捕崔至。曰。昔嘗識君。到此何不相見也。崔生叩頭謝曰。適憇旅舍。日已遲晚。相公尊重。非時不敢具陳。卑禮伏希哀憐。獲歸鄉里。遂縻留服罪。笞股二十。送過秣陵。時人相謂曰。李公宗叔。翻爲孫子。故人忽作流囚。邑人懼禍。渡江過淮者衆。主吏啓曰。戶口逃亡不少。丞相曰。汝不見淘麥乎。秀者在下。糠粃隨流。隨流者不必報來。自此一言。竟無踰境者。又有少年勢似疎簡。自云辛氏郎君。來謁丞相。於晤對之間。未甚周至。先是白居易寄元相詩曰。悶勸迂辛酒。閒吟短李詩。且曰辛

大邱度性迂嗜酒。李二十紳短而能詩。辛氏郎君卽邱度之子也。因謂李公曰。小子每憶白二十二丈詩曰。悶勸疇昔酒。閒吟廿丈詩。李曰。辛大有此狂兒。吾敢不存舊乎。凡諸宦族。快辛子之能忤丞相之受侮。有一曹官到任。儀質頗似社公。李公見而惡之。書其狀曰。著青把笏也。請料錢。觀此形骸。足可駭歎。左右皆竊笑焉。又有宿將有過請罰。且云。老兵倚恃年老而刑不加。若在軍門一百也。決竟不免其刑。凡所書判。或是卒然。故趨事者皆驚神破膽矣。初李公赴薦。嘗以古風求呂光化。溫謂齊員外煦及弟恭曰。吾觀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爲卿相。果如其言。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成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中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先是元相廉察江東之日。修龜山寺魚池。以爲放生之所。戒其僧曰。勸汝諸僧好自持。不須垂釣引青絲。雲山莫厭看經坐。便是浮生得道時。李公到鎮。遊于野寺。觀元公詩。笑曰。僧有漁罟之事。必投于鏡湖。後有犯者。遂不恕。復爲一絕以示之。云。剃髮多緣是代耕。好聞人死惡人生。祇園說法無高下。爾輩何勞尙世情。汲水添池活白蓮。十千鬢鬣盡生天。凡庸不識慈悲意。自葬江魚入九泉。忽有老僧謁。願以因果喻之。丞相問阿師從何處來。答曰。貧道從來處來。遂決二十日任從去處去。至如浮薄賓客。莫敢候問。三教所來。俱有區別。海內服其才俊。

李衛公佐武宗。平上黨。破回鶻。自矜其功。于平泉莊置構思亭。伐叛亭以自旌。

李丞相回少嘗遊覃懷。王氏別墅。王氏先世仕宦。子孫以力自業。待之甚厚。回深德之。及貴。王氏子賚其家牒。求謁不得通。于金吾鼓舍伺丞相出。拜于道左。久之方省。曰。故人也。遂廩餼之。逾旬以前。銜除大理評事。取告身面授。舊制大理寺官初上召寺僚。或在朝五品以上。清資保識。王氏木耕田宗無故。舊復邀。

回言之。回問有狀乎。對曰無。又曰有紙乎。曰無。袖中何物。曰告身。卽取告身署曰。中書侍郎兼禮部尙書平章事李回識。仍謂諸曹長曰。此亦五品以上清資也。

宣宗幸苑中。回顧仗外舍屋際。有倚竹一竿。可見者止尺餘。去御馬百步外。遂命弓橫綜。上挾矢曰。朕以法制威天下。而党羌窮寇敢來干我。連年兵不解。我今射此竹。卜其濟否。左右聳觀。上攘袖挽弓。一發洞其竹。分而爲二。矢貫于外。左右呼萬歲。賀于馬前。未逾月。羌果滅。

裴相爲宣州觀察。朝謝後。閒行曲江。荷花盛發。與省閣諸公同遊。自慈恩至紫雲樓下。見五六人坐水次。裴與諸人憩于旁。中有黃衣飲酒。軒昂笑語輕脫。裴稍不平。問曰。君所任何官。對曰。諾卽不敢。新授宣州廣德縣令。復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曰。諾卽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于是奔走而去。一席皆歡。聞者大笑。左右訪于吏部。云有廣德縣令。已請換羅江令矣。宣宗在藩邸。聞之。常與諸王爲笑樂。及卽位。裴爲丞相。因書麻制回。謂左右曰。諾卽不敢。新授中書侍郎平章事。

長孫趙公朝宴。酒酣樂闋。顧羣公曰。無忌不才。幸遇休明之運。因緣寵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貴。可謂極矣。公視無忌。何如。越公（原註）楊素有大功。封越公。或對曰。不如。或曰。過之。公曰。吾自揣誠不羨。越公越公之貴也。老而無忌之貴也。少。

李太師光顏女未聘。從事許當及幕僚。因從容次盛譽一鄭秀才。詞學門閥。冀其選揀。謝曰。李光顏一健兒也。遭遇多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已選得一婿也。諸賢未見。乃召客司小將指之曰。此卽某女之婿也。超三五階軍職。厚與金帛足矣。

渾太師瑊年十一。隨父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邱戲問將乳母來否。其年立跳盪功。後二年收石堡城。收龍駒島。皆有奇數。

馬司徒討李懷光。自太原引兵至寶鼎下營。問其地名。曰埋懷村。大喜曰。擒賊必矣。

容止

開元中。燕公張說當朝。文伯冠服以儒者自處。元宗嫌其異己。賜內樣巾子。長脚羅幘頭。燕公服之入謝。元宗大喜。

元宗早朝。百官趨班上。見張九齡風儀秀整。有異于衆。謂左右曰。朕每見張九齡精神頓生。

裴僕射遵慶。二十入仕。裹折上巾子。未嘗隨俗樣。凡代之移易者五六。而公年九十時。尚幼少所裹者。今巾子有僕射樣。

韓晉公久鎮浙西。所取賓佐。隨其所長。無不得人。嘗有故舊子弟投之。與語更無他能。召之讌而觀之。畢席端坐。不旁視。不與比坐交言。後數日。署以隨軍令監庫門。使人視之。每早入。惟端坐。至夕。警察吏卒無敢濫出入者。

李相國程爲翰林學士。以階前日影爲入候。公性懶。每入必逾八磚。後號爲八磚學士。

鄭珣瑜爲河南尹。送迎中使。皆有常處。人吏窺之。馬足差跌。不出三五步。議者以珣瑜爲河南尹。可繼張延賞。而重厚堅正。前後莫有及。

大中十一年正月一日。含元殿受朝。太子太師盧鈞年八十。自樂懸南步。而及殿墀。稱賀上前。舉止中禮。

士大夫歎之。十二年正月朔，含元殿受朝。太子少師柳公權亦年八十，復爲百官班首，自樂懸南步至殿下，力已委頓。及上尊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公權誤曰：「光武和孝。」御史彈之，罰一季俸。世譏公權不能退身自止。

薛調季瓚同年進士，調美姿貌，人號爲生菩薩。瓚俊爽，人號爲劍。調寬恕而瓚猜忌，論者以時人所稱，協其性也。劉元章罷江夏入朝，以風標自任。一日調謁之，倒屣出迎，愛其風韻，去而復留者數四。既去，謂左右曰：「若不見其案，此下有闕文也。」調爲翰林學士，郭妃悅其貌，謂懿宗曰：「駙馬盍若薛調乎？」頃之暴卒，時以爲中鳩。卒年四十三。常覽鏡曰：「薛調豈止四十三乎？」嘗有言其壽者耶。

杜相審權鎮浙西，性厚，左右僮僕希見其語。在翰林最久，習于慎密。在鎮三歲，自初視事，坐于東廳，至其罷去，未嘗易處。雖大臣經過，亦不踰中門視事之暇。日未夕，非有故不還私室。端默斂衽，常若對賓。旅夏日中欲寢息，則顧軍將令下簾，或四顧無人，卽自起去簾鈎，以手捧軸，徐下簾至地方拱退，進止雍容如畫。時杜悰先達，人謂之老杜相，審權爲小杜相。

魏僕射元忠，每立朝必得常處，人或記之，不差尺寸。

路侍中巖，風貌之美，爲世所聞。鎮成都日，委執政于孔目吏邊咸，日以妓樂自隨，宴于江津，都人士女懷擲果之美，雖衛玠潘岳不足爲比。善巾裹，蜀人見必效之。後乃翦紗巾之角，以異于衆也。閭巷有衺服修容者，人必譏之曰：「爾非路侍中耶？」比至鬻豚之肆，見僧豕者，謂屠主曰：「此豚端正。」路侍中不如用之。比方良可笑也。以官妓行雲等十人侍宴，移鎮渚宮，曰：「于合江亭離筵，贈行雲等感恩多詞，有離魂何處斷烟。」

兩江南岸。至今播于倡樓也。

自新

江淮客劉圓嘗謁江州刺史崔沆。稱前拾遺。沆引坐勸曰。諫官不可自稱。司直評事可矣。須臾他客至。圓稱曰。大理司直劉圓。沆甚賞之。李錡錡從父弟也。爲宋州刺史。聞錡反狀。慟哭。悉驅妻子奴婢。無老幼。量頭爲枷。自拘于觀察使。朝廷憫之。薄貶。

天寶已前。多刺客報恩。李汧公勉爲開封府。鞠囚有意氣者。咸哀勉求生。縱而逸之。後數歲。勉罷官。客行河北。偶見故囚。厚迎待之。告其妻曰。此活我者。何以報德。妻曰。以縑千匹可乎。曰。未也。二千匹可乎。亦曰。未也。妻曰。大恩難報。不如殺之。故囚心動。其僮哀勉密告。勉被衣乘馬而遁。比夜半。百餘里至津店。津店老人曰。此多猛獸。何故夜行。勉因言其故。未畢。梁上有人瞥下曰。幾誤殺死長者。乃去。未明。攜故囚夫妻二首而至。示勉。

田神功自平盧兵使授淄青節度。舊官皆偏裨時部曲。神功平受其拜。及此前使判官劉位已下數人。並留在院。神功待之亦無降禮。後因圍宋州。見李光弼與敕使打毬。聞判官張儉至。光弼答拜。神功大驚。歸幕呼劉位問之曰。太尉今日見張郎中來。與之答拜。是何禮也。位曰。判官幕客使主。無受拜之禮。神功曰。公何不早說。遂令屈諸判官謝之曰。神功武將。起自行伍。不知朝廷禮數。誤受判官等拜。又不言成神功之過。今還諸公拜。遂一一拜之。

包誼江湖人。下第遊漢南。與劉太真相會。辯難。劉辭屈。責其不敬。誼擲盃中其額。後太真爲禮部侍郎。誼應舉。太真覽其文卷于包侍郎估之家。初甚驚歎。及視其名。迺包誼也。遂默然。至出榜。宰相欲有去留。面問太真。換一名。太真不能對。忽記誼之姓名。遽言之。遂中第。魏僕射本名真宰。武后朝被誣。構下獄。有司將出之。小吏聞之以告魏。魏喜曰。汝名何。曰元忠。遂改從元忠焉。

企羨

進士張倬。濮陽王東之曾孫也。時初落第。兩手捧登科記頂之。曰。此千佛名經也。其企羨如此。盧杞令李揆入蕃。揆對德宗曰。臣不憚遠使。恐死于道路。不達君命。上惻然欲免之。謂杞曰。李揆暮老無使。杞曰。和戎之使。且須諳練。非揆不可。且使揆去。向後差使小于揆年者。不敢辭遠使矣。揆旣至。蕃長曰。聞唐家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那箇李揆。爭肯到此。恐其拘留。以此謾之也。揆門第第一。文學第一。官職第一。揆致仕東都。大司徒杜公罷淮海也。入洛見之。言及頭頭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遭遇爾。今形骸凋瘁。看卽下世。一切爲空。何第一之有。

苗給事子纘。應舉次而給事以中風語澀。而心中至切。臨試又疾亟。纘乃爲狀請許入試。否。給事猶能把筆淡墨爲書曰。入其父子之情切如此。其年纘及第。

開元以後。不以姓名而可稱者。燕公許公魯公。不以名而可稱者。宋開府。陸兗州。王右丞。房太尉。郭令公。崔太尉。楊司徒。劉忠州。楊崖州。段太尉。位卑而名著者。李北海。王江寧。李館陶。鄭廣文。元魯山。蕭功曹。獨

孤常州崔比部張水部梁補闕韋蘇州二人連呼者岐薛燕許〔原註〕大手筆李杜姚宋〔原註〕亦曰蘇宋蕭李〔原註〕文章元和後不以名可稱者李太尉韋中令裴晉公白太傅賈僕射路侍中杜紫微位卑名著者賈長江趙渭南二人連呼者元白又有羅鉗吉網〔原註〕酷吏員推韋狀〔原註〕能吏又有四夔四凶

于良史爲張徐州建封從事每自吟曰出身三十年白髮衣猶碧日暮倚朱門從未污袍赤公聞之爲奏章服焉

韓僕射臯爲京兆尹韋相貫之爲畿甸尉及貫之入爲相臯爲吏部尙書每至中書韋常異禮以申故吏之敬臯家自黃門以來三世傳執一笏經祖父所執未嘗輕授于僕人之手歸則別置于臥內一榻以示敬慎

趙昭公以舊相爲吏部侍郎考前進士杜元穎宏詞登科及鎮荆南又奏爲從事杜公入相昭公復掌選至杜出鎮西川奏宋相申錫爲從事數年杜以南蠻入寇貶刺循州遂卒宋以宰相被誣謫佐開州後數年昭公始卒公凡八任銓衡三領節鎮皆帶府號爲尙書惟不歷工部其兵部太常皆再任年八十七薨其間未嘗遇重疾儉素案儉素趙璘因話錄作異數壽考爲朝中之首

權文公德輿身不由科第嘗知貢舉三年門下所出諸生相繼爲公相號得人之盛

趙郡李氏元和初三祖之後同時一人爲相藩南祖吉甫西祖絳東祖而皆第三至大和開成間又各一人前後在相位德裕吉甫之子固言藩再從弟皆第九珏亦絳之近從

李尙書益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于姑臧公而人謂尙書爲文章李益庶子爲門戶李益而尙書尙兼門地焉嘗姻族間有禮會尙書歸笑謂家人曰大堪笑今日局席兩箇座頭總是李益

李太師逢吉知貢舉榜未放而入相禮部尙書王播代放榜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時調好腳迹門生前世未有

陽城爲朝士家苦貧常以布衾木枕質錢數萬人爭取之

李愿司空兄弟九人四有土地愿爲夏州徐泗鳳翔宣武河中五節度憲爲江西觀察嶺南節度愬爲唐鄧襄陽徐泗鳳翔澤潞魏博六節度聽爲夏州靈武河東鄭滑魏博邠寧七節度一門登壇受鉞無比焉胡尙書証河中大傅昭公鎮河中尙書建節赴振武備桑梓禮入謁持刺稱百姓獻昭公詩云詩書入京國旌旆過鄉關州里榮之進士趙櫓著鄉籍一篇誇河東人物之盛皆實錄也同鄉中趙氏軒冕文儒最著會祖祖父世掌綸誥櫓昆弟五人進士及第皆歷臺省盧少傅宏宣盧尙書簡辭宏正簡求皆其姑子也時稱趙家出外家敬氏先世亦出自河中人物名望皆謂至盛櫓著鄉籍載之

楊僕射於陵在考功時舉李師稷及第至其子相國嗣復知舉門生集候僕射而李公在座時人謂之楊家上下門生世有姑之壻與姪之壻謂之上下同門蓋以此況也

李相石庾尙書承宣門生不數年李佐魏博軍因奏事特賜紫而庾尙衣緋人謂李侍御將紫底緋上座主

李相宗閔知貢舉門生多清雅俊茂唐冲薛庠袁都時謂之玉笋

柳公權與族孫璟。開成中同在翰林。時稱大柳舍人。小柳舍人。自祖父郎中芳已來。奕世文學。居清列。久在名場。淹屈及擢第。首冠諸生。當年宏詞登高科。十餘年便掌綸誥。侍翰苑。性喜汲引。後進多出其門。以誠明待物。不妄然諾。士益附之。開成三年。書判考官。刑部員外郎。紇干公。崔相羣門生也。紇干及第時。于崔相新昌宅小廳中集見座主。及爲考官之前。假居崔相故第。亦于此廳見門生焉。是年科目八人。敕頭孫河南穀。先于鴈門公爲丞。紇干封鴈門公。

文宗自大和乙卯歲後。常戚戚不樂。事稍閒。則必有歎息之音。會幸三殿東亭。見橫御架巨軸。上指謂畫工程修已曰。此開元東封圖也。命內臣懸于東廡下。上舉玉如意。指張說輩。歎曰。使吾得其中一人。則可見開元之理。

文宗爲莊恪太子。選妃。朝臣家子女。悉令進名。中外爲之不安。上知之。謂宰臣曰。朕欲爲太子求汝鄭間衣冠子女爲新婦。扶出來田舍。勦勦地如聞。朝臣皆不願與朕作親情。何也。朕是數百年衣冠。無何神堯打朕家事。羅訶去。案此句文義難解。疑有脫誤。或是當時俚語。遂罷其選。

馮河南宿之三子。陶寬。圖兄弟。連年進士及第。連年登宏詞科。一時之盛無比。大和初。馮氏進士十人。宿家兄弟叔姪。亦八人焉。

李右丞廩。年二十九。爲尙書右丞。

宣宗好儒。多與學士小殿從容議論。殿柱自題曰。鄉貢進士李某。或宰臣出鎮。賦詩以贈之。凡對宰臣及上言者。必先整容貌。易衣盥手。然後召見。語及政事。卽終日忘倦。

宣宗愛羨進士。每對朝臣。問登第否。有以科名對者。必有喜。便問所賦詩賦題。并主司姓名。或有人物優而不中第者。必歎息久之。嘗于禁中題鄉貢進士李道龍。宦官知書。自文宣二宗始。

宣宗尚文學。尤重科名。大中十年。鄭顥知舉。宣宗索登科記。顥表曰。自武德以後。便有進士諸科。所傳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記錄。臣尋委當行祠部員外郎趙璘。採訪諸科目記。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年至于聖朝。敕翰林自今放榜後。仰寫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仰所司。逐年編次。

李某爲中丞。奏孔尚書溫徐相商爲監察御史。孔爲中丞。李在外多年。除宗正少卿。歸而爲丞郎。每讌集。時人以爲盛事。

大中九年。沈侍郎詢以中書舍人知舉。其門生李彬。父叢爲萬年令。同年有起居之會。倉部李郎中蟻時在座。因戲諸進士曰。今日極盛。某與賢座主同年。謂郴州李侍郎也。衆皆以爲異。是日數公皆詣賓客。馮尚書審則又郴州座主。楊相國之同年也。舉座異之。

張不疑進士擢第。宏詞登科。當年四府交辟。江西李中丞凝。東川李相回。淮南李相紳。興元歸僕射融。皆當時盛府。不疑赴淮南。命到府未幾。以協律郎卒。不疑娶崔氏。以不協出之。後娶顏氏。

東夷有識山川者。徧禮五嶽。一拜而退。惟入關望華山。自關西門步步禮拜。至山下仰望嘆詫。七日而去。謂京師衣冠文物之盛。由此而致。

崔起居雍少有令名。進士第與鄭顥齊名。士之遊其門者多。登第時人語爲崔雍鄭顥世界。自起居郎出守和州。遇龐勛寇。歷陽雍棄城奔浙西。爲路巖所構。賜死。雍兄明序。福兄弟八人。皆進士。列甲乙科。當時